

世界政治法律思想史 参 考 资 料

第 一 辑

(内 部 使 用)

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

一九八〇年六月

世界政治法律思想史 参 考 资 料

第 一 辑

(内 部 使 用)

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

一九八〇年六月

说 明

为了配合世界政治法律思想史教学需要，我们编印了《世界政治法律思想史参考资料》第一辑，供同学们参考。

本辑所搜集的资料，包括历史上一部分重要法典和政治法律文献，以及一部分著名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作摘要。另外，有些重要法律文献，如罗马民法大全和拿破仑法典，因篇幅所限，未搜集在内。

由于时间匆促，在选材和编辑上，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同志们指正。

本辑资料，由我室孙守煌、谢凤钊、肖思辉同志搜集整理。

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上古史时期

一、伊浦味陈词	(1)
二、汉谟拉比法典	(13)
三、《梨俱吠陀》	(54)
四、阿帕斯檀跋与乔达摩法律汇编	(57)
五、《摩奴法典》	(63)
六、《那罗陀法典》	(73)
七、柏拉图：国家篇	(75)
八、赫拉克利特残篇	(80)
九、德谟克里特哲学思想史料选译	(91)
十、伦理社会思想录选译	(97)
十一、伊壁鸠鲁底格言	(100)
十二、伊壁鸠鲁残篇选读	(112)
十三、十二铜表法	(116)

中古史时期

十四、《古兰经》摘录	(135)
十五、法国：阿尔比派异端	(137)
十六、英国：“自由大宪章”摘录	(140)
十七、意大利：托马斯·阿奎那《神学通论》摘录	(147)
十八、意大利：但丁《神曲》摘录	(148)

十九、意大利：马基雅弗里《君主论》摘录·····	(157)
二十、意大利：康帕内拉《太阳城》摘录·····	(159)
二十一、德国：路德派宗教改革·····	(161)
二十二、德国：闵采尔宗教改革·····	(166)

近代史时期

二十三、荷兰：斯宾诺莎哲学选读·····	(172)
二十四、英国：权利请愿书（1628年）·····	(188)
二十五、英国：掘地派的出现及其观点和要求·····	(191)
二十六、英国：权利法案（1689年）·····	(196)
二十七、英国：洛克《人类悟性论》·····	(198)
二十八、英国：人民宪章六点要求（1837年）·····	(220)
二十九、法国：伏尔泰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的 见解·····	(221)
三十、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223)
三十一、法国：卢梭《社会契约论》·····	(225)
三十二、法国：狄德罗哲学选读·····	(227)
三十三、法国：梅里叶《遗书》·····	(250)
三十四、法国：摩莱里《自然法典》·····	(254)
三十五、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	(255)
三十六、法国：《平等派宣言》·····	(257)
三十七、法国：巴贝夫的最后一封信·····	(260)
三十八、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	(261)
三十九、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年）·····	(266)
四十、美国：宅地法案·····	(272)
四十一、美国：解放黑奴宣言·····	(273)

上古史时期

一、伊浦味陈词

这是关于中王国末即公元前1750年左右埃及贫民和奴隶暴动的基本史料——荷兰莱登博物馆所藏的第344号纸草。纸草发现于孟斐斯附近萨卡拉墓地，原文首尾都已毁损，中间亦多阙文。就字体和书法而论，它是在新王国末第十九或二十王朝时写成的，但原文所用的语言却说明它应属于更早得多的时代。这项文献的断代问题尚有争论，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应属于古王国末，我们现在根据苏联学者B. B. 斯特鲁威院士的意见，把它列在中王国末。

伊浦味（又作伊浦塞）显然是贵族阶层的一个代表人，他站在反对起义人民大众的立场来描述这次暴动，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这次人民大起义的情景。原文内容多所重复，下面选录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记国中灾难》的第一篇和第二篇。

译文据E. A. 杜拉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第一卷，第236—242页的引文，参照《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57—62页中的摘录。

记 国 中 灾 难

第 一 篇

真的：人是凶暴的……以前所预言的事，现在都实现了。最好的田地已落在匪徒之手。因此人们要带着自己的盾牌出去耕耘……温和的人们说……面貌凶恶的人已变成重要的人了……真的：人是凶暴的。弓箭手^①已准备好，恶徒到处都是。昨天的人到处都没有了……强盗遍地皆是。奴隶将要带着被盗窃的人去寻找他们……尼罗河在灌注着，〔可是〕没有人为它而耕耘，每一个人都说：“我们不懂，到底国内发生甚么事情”……妇女不生育，不怀孕。由于国内的情形，克曷努谟也不复创造了……庶人已变成珍宝的所有主。那曾经是〔甚至〕制造不起草鞋的人，现在已变成为财富的所有者了。奴隶的监督，他们的心怀是忧伤的。贵显者不复与自己的人们共享他们的欢乐了。人们的心情是残酷的，疫病遍于全国，流血到处发生。珀勒那（死者）^③的死，还在迫近人们之前，就已避免不了。许多死者的尸体葬在激流里面（尼罗河里面）。河流〔已变成〕坟墓，〔而且〕它成为涂膏防腐^④

① 弓箭手指暴动者。

② 克曷努谟是埃及的创造力之神。

③ 珀勒那，依俄译者在括号内的原注，即“死者”；全句的意思大致是：死者的死，在人们还没有应当达到伤亡的时期就已经来临而不退避了。

④ “涂膏防腐”，埃及人将尸体涂上膏油，以防腐朽，现在死者尸体葬在河流之中，故河流已成“涂膏防腐”的地场。

的地场了。贵族陷于悲哀，而庶人则感到喜悦。每一个城市都说：“让我们打杀我们中间的有力者（富有之人）吧”。人们已变成和那寻找尸肉的鸟类一样了。污秽遍于全国。在……的时候还能穿着白色礼服的人已经没有了。大地象陶钧一样翻转起来。强盗〔已变成〕财富的主人。〔富有者〕已经是掠夺者了。有力者由于惊惧，心上〔变成〕和鸟类一般。涅德耶斯^①悲痛地说：“〔一切〕多么可怕啊。我怎么办呢”。巨流成血……〔如果〕人们从中取饮，他们就厌恶〔这味道〕，他们就渴望〔洁净的〕水……大门、列柱、屋壁，都化成灰烬，只有王宫的一些围墙屹然犹存……南部的大船笼罩着混乱，城市都遭到毁灭。南部已变成沙漠……鳄鱼和阿芬那鱼^②都得到〔丰富的食物〕……人们是自己走向它们那里去，要知道这种祸害（亦即死亡）已不算得什么。人们说：你别进这里来。看：这是水。〔可是〕，人们正是要象鱼一样投进水里去。胆怯者因为心惊也不由分辨。人变少了，〔可是〕那些把自己兄弟打倒在地的人却到处都是。知道这情形的人就〔极力〕逃走。大丈夫的儿子变成无人认识之人。本来是他的夫人的那个妇人的儿子，已成为他的女奴隶之子……国境变成沙漠，各州被洗劫一空，蛮人^③从外面进埃及了。到达了……各处不〔复〕有埃及人。黄金、琉璃、

① 埃及古王国未出现的小所有者阶层，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一部分涅德耶斯变成富有者，另一部分变成贫困小农。本文此处所说的涅德耶斯系指富有者，即上文之“有力者”。

② 未详。

③ 蛮人，据下文俄译原注，系指奴隶而言。

白银、孔雀石、肉红玉髓、伊布赫特^①的石，都挂到女奴隶的颈上去了。贵妇人在国中流浪。家庭的女主人都说：

“啊，但愿我们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啊”……至于贵妇人们，她们的肉体遭受衣衫褴褛之苦，当她们向那从前本须对她们问安的人去问安时，她们的心碎裂了……黑檀木的箱子拆毁了，贵重的木材打成了碎片……〔木〕箱子里的工人小雕象被焚烧了。陵墓的建造者变成农民。那些〔本是〕在神的船里的人，现在套上了犁了。人们现在不〔再〕望北航行到彼布罗斯^②去了。我们要给我们的木乃伊获得松木，可怎么办呢，〔要知道〕“洁净者”用松木棺埋葬，而贵人们乃至刻佛提攸^③都常常用松木油脂敷涂尸体。松木不〔复〕运来了。一切工艺的〔制造品〕都将消耗净尽了。王宫空空无人了，但愿王仍然活着、健康而无恙。〔从前〕绿洲的居民带着他们的熏香前来，以供节日之用，带着装得满满的袋子……草……鸟，以供厄勒蕃廷，是多么好啊……提尼斯^④……全部南方因为〔内〕乱而不纳税了。王宫所需的谷物、果子、伊里舒^⑤、炭、桅……箱……〔其他〕果实、手工制品、狄苏果实、黑脂，都感到缺乏了。国库既然没有自己的税收，〔又能有〕什么用处……只有当贡物来到，呈献给国王时，国王的心才会欢乐。看！每个异邦〔都说〕：“这

① 伊布赫特，地名，大约在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北。

② 腓尼基沿海的一个城市。

③ 大概是指克里特人。

④ 城名，在阿卑多斯附近。

⑤ 未详。

⑥ 未详。

是我们的水，这是我们的田”。您们又能用什么办法来反对这样说法，〔要知道〕一切都在趋于衰落……笑已被遗忘了。任何地方也听不到笑声了。凡是在国内还听得到的，只是那夹杂着哭泣的呻吟之声了……真的，亚细亚人^①已经越来越〔变成〕和埃及人相似，而埃及人却〔变成〕和那曾被抛弃在道路上的外国人相似了。真的：所有的人毛发都已脱落了。大丈夫之子和那无父之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了……真的：人们正感到叫嚣的苦恼。在这些叫嚣的年头，叫嚣不停不息。叫嚣没有止境。真的：大大小小〔都说〕：“我宁愿我死”。小孩子们说：“啊，何如他（意即父亲）不曾生我啊”。真的：“贵族的孩童被摔在墙壁而死。可爱的儿童被抛到高地上去。克曷努谟正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悲哀。真的：那些本来躺在涂膏防腐地场的人们，他们现在已被抛到高地上去了。涂膏防腐者的秘密已被揭破了。真的：那全部三角洲，它已不〔再〕是有防卫的了。那北国所贵重的东西，已经摆在〔公然让人〕袭击的道路上了。要使得不至处处都成为侵入的路径，我们又有何计可施？让他们说罢：你务须远远离开这神秘的地方！〔因为〕你看！这地方落在不认得它的那些人们之手，就好象他们已经认识了它一般。蛮人对于三角洲的工作，已经熟识了^②。真的：富裕的人去做推手磨的工作。那些本来穿着精美的麻布衣的人们，他们现在却遭到木棍子痛殴。那些本来看不到白昼〔光辉〕的人

① 指亚洲来的异邦人。

② 蛮人，指奴隶，从前只做粗重的工作，现在自己成为手工业者了。

们，他们现在却自由自在地出现^①。那些本来躺在自己丈夫床上的人们，现在却让她们睡到货船上去了……她们假如说：游船上有没药，我很痛苦，那末就让她们运载那装满……的容器罢。让她们认识认识肩舆罢。说到奴仆们，〔那末，原来〕他们害病了！而〔当〕贵妇人们象女奴隶一样因这些奴仆而痛苦〔的时候〕，对于奴仆们倒是一剂良药。至于歌女在女神麦尔特^②大屋里所歌唱的，那末这是悲伤，是〔面粉在磨盘上的故事。真的：女奴隶越来越擅长自己说话了。如果她们的女主人说话，那末这是女奴隶忍受痛苦。〔有〕无花果树，有树木。人们当听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说，我分辨得出他〔意指主人〕和他家的奴隶。没有剩余的粮食给孩子了：没有食物给〔……〕今天。今天的滋味又似什么？贵人饥饿而陷于绝望。奴仆们却受到服侍。〔……〕因为怨言。愤恨的人说：要是我知道神明何在，我可就给你供奉祭品了。真的：在国内，权利〔仅〕有其名而已。罪业——这也就是人们所创造的东西，人们为罪业而撒谎。兵士就象强盗一般，向着商人的袋子奔跑。那……的全部财产都被盗窃了。甚至一切动物，它们的内心也在哭泣。牲畜为了国内情势而悲伤，刽子手正在割切它们。怯懦者说：我们仇敌的毒害者呢，〔他到那里去了〕？平安的护身符因为……也不见了。难道要追赶鳄鱼而把它割切吗？抑或要打杀狮子而把它放在火里来烧吗？抑或要把盗窃的东西来祭供普塔^③吗？您们给他〔别的〕甚么呢？别求他了。您们所给他的东西将反

① 这也就是奴隶。

② 歌唱女神。

③ 孟斐斯的主神。

而是有害的……奴隶〔……〕遍于全国。有力者^①派人到一切人那里去。人杀死自己母亲的兄弟。我为了死亡而说，“怎么办呢”……道路〔无人〕，因为路上有埋伏。当夜间旅客走过之时，人们就坐在树丛里面，为的要夺取他的行李担。所有行李担上的东西都被夺走了。旅客不断地遭到棍子殴打，也被毒打死了。那些曾经见过昨日的人，死亡了。国家在其无能为力之中，就象收割以后的亚麻田一般。涅德耶斯，你正陷在绝望的境地。金匠……啊，何如人类的末日来临啊！不怀孕也不生育罢。啊，安得国中呼号止息而骚乱不生啊！……人们吃着草，饮水来润湿草。不复有〔树木的〕果实和草儿给鸟类了。猪也没有饲料可吃了。在你的〔臣民中〕你也看不到美丽的面貌，因为他们遭受饥饿的痛苦，〔更〕有甚于我了……真的：谷物被毁灭在一切的道路上了。人们没有衣服、油脂和奶油。所有的人都说：什么都没有了。粮食被毁了。守仓的人被打翻地上去了。这是我心的不幸。我完全失望了。啊！安得此时我的声音能被〔听到〕，使得他能把我从我所处的不幸中挽救出来啊。真的：那美丽的审判厅啊，它的法令已被偷窃，它的保管室已经丧失〔自己的〕内容秘密。真的：巫术的法式已为众所共知。“什谟”^②咒语和“塞肯”^③咒语反而变成危险有害的了，因为

① 有力者，依上文，即是贵族。此句文意可能是指：贵族到处呼援，然而无应之者。

② 可能是指“来”和“去”。大概念念“什谟”咒语能令某种现象去来。

③ 意即“围抱”。念念“塞肯”咒语可使巫者能够“围抱”，也就是能够“控制住”恶鬼，病魔等等。

这些咒语〔现在已被所有的〕人记住了。真的：档案库也被打开了。档案库中的租税公告表也被偷窃。奴隶已变成奴隶的所有者了^①。真的：〔官吏〕已被打死。他们的公文书被拿走了。啊！这时候的灾祸令我多么悲痛啊。真的：计算收成的书吏，他们的登记簿也被毁灭了。埃及的谷物已成为公有的财产。真的：审判厅的法律纸卷已被抛出，在十字路口，人们就在那纸卷上行走了。在街上，穷人碎裂那纸卷上的印章。真的：贫穷之人已达到九神^②的地位，〔因为〕那三十官家^③的公务管理已失去它的隐秘性了。真的：那宏大的审判厅已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了。穷人进出那宏大的宫殿^④。真的：贵人的儿女被赶到街上去了——这一切，贵显之人将信其为真，〔而〕愚鲁者则将否认，〔因为〕对此无知之人，这摆在他面前的〔日益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是美丽的。

第二篇

看啊：火高高地升起来了；火焰达到国境的敌人那里。
看啊：那〔似乎〕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也发生了。国王

① 家长的奴隶亦列在租税的公告之中，所以公告消灭，就不能证明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奴隶身分。

② 九神，指埃及的九大神集团（包括最初的太阳神以及他的四子：Shu, Tefnut, Keb, Nut, 以及Keb和Nut的四子：Osiris, Lsis, Set, Nephthys）。

③ 三十官家，为审判官集团，由大官员组成。

④ 法官们举行会议的所在，在第十八王朝的宰相若克密耳的官街中还提到这些法官。

被穷人捕捉去了。他原来是依天鹰（意即国王）仪式埋葬，现在却躺在〔平凡的〕担架上了。那本是金字塔所复盖的，现在却已是一片荒凉（指国王的陵墓）。看啊：国家开始被一些不知法律的人夺去王权了。看啊：人们已经起来叛乱，反对那蛇标^①，那抚绥两方土地的拉神^②之〔眼〕。看啊：那疆土无边的国家所隐藏的奥秘，已经为人所知。国都，它已在顷刻之间遭毁。看啊：埃及〔自己〕已经开始灌水^③。那本来只是在地上灌水的人，当灾难的时候，他已经侵夺了有力者。看啊：蛇（意即蛇标）已从自己的洞穴中（意即从国王的头饰上）被捕了。上下埃及之王的神秘已为众所共知。国都已被贫穷之人所扰乱。一切人都在力图煽动起内战。抵抗已无可能。国家，它已被一伙强盗所束缚。〔至于〕有力之人，那末下贱者正在夺取他的财产。看啊：蛆〔正在啮〕〔贵族的〕尸体；那本来还不能给自己制备一个石棺的人，〔现在〕他已是陵墓的所有者。看啊：陵墓的所有者已被抛到那小丘之巅。那〔甚至〕自己还不能得到一具棺材的人，他已成为祭田的〔所有者〕了。看啊：〔现在〕这已经是人们所能作成的了。那〔甚至〕不能给自己建造起茅舍的人，他〔现在〕已经是房屋的所有主。看啊：宫廷的人已经从王家被赶走了。看啊：贵妇人正处在货船里。贵人正留居在仓库里面。那〔甚至〕还不能靠着墙壁睡觉的人，他〔现在〕已经是卧榻的所有者了。看啊：财富的所有主

① 神及王的头饰上的蛇形标记，代表权力。

② 埃及的日神。

③ 高地本由奴隶灌溉，现在自由的埃及人必须自己执行这项工作。

〔现在〕只得渴着过夜。而曾是乞求〔饮料〕余滴的人，〔现在〕却已是那抛弃满地的高坛的所有者了。看啊：丽衣华服的所有者〔现在〕却穿着褴褛衣衫。那从来自己无力织布的人，〔现在〕却是精美麻布的所有主了。看啊：那〔甚至〕从来不曾给自己建造一只小舟的人，〔现在〕却成为大船的所有者了。大船的真正所有者只好看看那些大船，然而大船已经不属他所有了。看啊：那本来得不到〔大羽扇〕荫影的人，〔现在〕却已经是荫影的所有者了。〔那曾经是〕荫影所有者的人，却〔只好〕去吹风〔乘凉〕了。看啊：那〔甚至〕还不曾懂得乐器的人，〔现在〕已经是竖琴的所有者了。那甚至不能给自己歌唱的人，他〔现在〕也颂扬起女神麦尔特来了。看啊：那铜橱的所有者已不复能用容器来装饰任何一个铜橱了。看啊：那因贫而无妻因而独宿的人，他〔现在〕已经有了贵妇人了。那本来对他不愿一顾的人啊，〔现在〕却伫立着，尊敬〔他〕了。看啊：那本来没有财产的人，〔现在〕已变成财富的所有主了。贵人也 在 颂 扬 他 了。看啊：国内的庶人已经变成富翁。财富的所有者却变成无产的人了。看啊：本是受管理的人，却已成为奴隶的所有者。那〔自己〕本是受人驱遣的人，现在却来驱遣他人了。看啊：那本来自己还没有面包的人，却〔已变成〕仓库的所有者了。他人的所有物补充到他的粮仓来了。看啊：那本来因为没有油脂而头发脱落的人，却已经成为〔满装〕一瓶瓶香甜没药的所有者了。看啊：那本来〔甚至〕没有〔贮存细物〕箱子的妇女，却已经是〔全部〕货物的女主人了。那本是临水照面的妇女；却〔已成为〕明镜的所有者了。看啊……看啊：那个吃自己面包的人是好的。你心中愉快地靠

自己的财产养活吧。不要不顾财产，〔因为〕人吃自己的面包是有益的。神对于颂扬他的人有这样要求……看啊：那不〔懂得〕自己神明的人，他却用他人的香火来供奉自己的神。那不知道……〔看啊〕：望族的贵妇女，珍宝的女主人，正在交出自己的儿女，作为婢妾。看啊：本来〔贵显的〕人〔娶〕贵妇人为妻，他受妻的父亲的保护。〔而现在呢〕，并没有这种岳父的人却来杀死这种岳父了。看啊：高官显宦^①的儿童〔现在〕衣衫〔褴褛〕，他们的〔畜〕群已属于掠夺者所有了。看啊：屠夫〔现在〕是给穷〔人〕宰杀〔牲畜，因为牲畜正是在掠夺者之手〕^②。看啊：那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宰杀的人，〔现在〕却在宰杀喂肥的公牛了。那〔甚至〕连蜥蜴都不知道的人^③，〔现在却可以看到〕应无尽有的〔食品〕了。看啊：屠夫正在宰鹅，它（即鹅）已经被用来代替公牛来祭神了。看啊：女奴隶……正在祭供阿珀刻物体。^④。贵妇人……看啊：贵妇人正在逃跑。长官们（？）……他们已经陷于的恐怖。看啊：国内的长官们正以逃跑自脱，因为贫乏，他们〔甚至〕找不到施舍（？）。奖赏的所有者〔正在过贫困生涯〕。看啊：卧榻的所有者现在睡在地上。那本来是在泥泞中过夜的人啊，却已经给自己预备好了皮床。看啊：贵妇人正在挨饿，屠夫却因为〔给他

① 蜀于“金伯特”集团的大臣，这个集团在埃及只是到了古王国以后才出现。

② 显然，在伊浦味看来，“穷人”也就是“掠夺者”。

③ 大概在尼罗河谷地，也象在许多别的地方一样，蜥蜴是穷人的食品。

④ 未详。

人〕屠宰而得到饱食。看啊：所有的公务员，他们都好象失去自己的牧人而受惊的畜群一般，已经不在其位了。看啊：牲畜逃跑了。没有任何人来集合牲畜了。每个人都把牲畜烙上自己的名字而把它带走了。看啊：人和他的兄弟一起被杀了。有的为了自救，便抛去兄弟了。看啊：那〔甚至〕自己还没有一套牲口（即两只公牛）的人，却已变成了畜群的所有主。那本来自己不能找到一口公牛来开垦的人，却已成为大群牲畜的所有者了。看啊：那本来自己没有谷物的人，却已成为谷仓的所有主。那本来是举借谷债的人，〔现在〕自己却出贷谷物了。看啊：那〔甚至〕本来还没有临时奴隶的人，〔现在〕却已经是代代相承的奴隶的所有者了。那曾经是个〔贵人〕的人，〔现在〕自己却要遵行他人的命令了。看啊：人民的情〔况〕并不向那有力者（亦即贵族）〔报告〕了。〔一切〕都走向死亡了。看啊：所有的手工业者们，他们不做工了。国家的敌人盗窃了国家的手工业了。看啊：那本来是收集收获物的人，现在他得不到收获了。那本来不是〔给〕自己耕种的人，〔他现在却得到收获物了。收成〕到这时了，〔可是〕没有任何人申报收成。书吏〔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他在里边双手却无事可做。

（日知译，录自《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

第26—37页。）

① 尼普尔最高神恩利尔之庙；又名宇庙。

② 阿什南为谷物之女神，苏木堪为牲畜之神。